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应杜孟

有人说,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对我而言,乡愁,是一枚定格在农历八月十六的月饼。童年的记忆,是只认十六的月;半生的感悟,才懂这十六的圆。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出生在奉化的小山村。童年的中秋,没有彩灯,没有电视,它在清贫的岁月里,只是一枚奢侈的月饼的甜。那时的我,浑然不知天下中秋原是八月十五,只认准了八月十六的月亮,才是为我们圆的那轮。

记忆里的中秋前夜,我们这些孩子会格外安静,空气里弥漫着一种郑重的期待。大人们盘算着的,是明日去供销社,用平日常积攒的零钱,称回几个月饼。那时的月饼,并不是如今琳琅满目的各式月饼,而是地道的“宁式月饼”。它们用油纸包裹,酥皮一碰就掉渣,内里是冬瓜糖、红绿丝、芝麻和花生混着的硬馅,咬一口,

得用手心小心兜着掉下的每一片碎屑。那甜味粗粝却汹涌,能在一整年的寡淡日子里,烙下最深的印记。院子里,方桌上供着的,是自家种的柚子,那青黄色的厚皮在月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旁边还摆着敦实饱满的奉化芋艿头,空气里似乎飘着淡淡的清苦香气。奶奶会指着天上的月亮说:“别急,月亮娘娘还在梳妆呢,明天晚上才最漂亮。”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穿上军装,逐梦远行。在部队过的第一个中秋,才让我愕然惊觉,原来日历上的佳节,竟是农历十五。那天没有张灯结彩,营区静悄悄的,伙食一如往常。那时我们一天四角七分的餐费,能每周吃上一两次肉包子已是改善,中秋的夜晚,并无特殊加菜。我攥着早已写好的家信,走到空旷的操场,望着天上那轮被全国人民赞美的十五的月亮,心里涌起的,却全是十六的滋味。

在往后靠书信往来的年月

里,我才从父亲的回信中,弄懂了故乡这独特习俗的由来。故事与一位南宋的“孝子宰相”史浩有关。他是明州(今宁波)鄞县人,官至右丞相,却始终不忘故土亲情。相传,因其从都城临安(今杭州)赶回家乡团圆时,途中坐骑受伤或风雨阻隔,延迟了一日,直到八月十六清早才到。他的母亲与乡人并未在十五当晚先行庆贺,而是执意等待。这位权倾朝野的宰相,在家人与乡情面前,首先是一个归家的儿子。这份深沉的孝心与乡谊感动了全城,大家相约此后便在八月十六共度中秋,以彰孝道,以重乡情。这并非历史的阴差阳错,而是一场绵延八百年的温情等待。

读到这个故事,我漂泊的心仿佛找到了锚地。我忽然懂了,我们过的,不是那一天,而是那一天的“等待”。在清贫的岁月里,这份等待让情意变得格外沉甸甸,让团圆显得愈发珍贵。

如今,时代早已天翻地覆。

我的中秋,也有了新的过法。在军营时,十五的月夜多半是在边关战位哨位上度过的。印象最深的那一年,月亮就悬在老山前线的夜空,冷峻而深沉。那时与家人的团聚是一种奢望,陪伴在侧的,是生死与共的战友。退休之后,才真正有了闲暇与自由,弥补了过往的许多遗憾。如今,我既随俗过十五,也定要与家人同庆十六。十五,是应景,是共赏天下的圆月;十六,才是归宿,是独属于我们奉化人的、不容置换的团圆。

到了十六的夜晚,我定会为自己泡上一杯茶,郑重地摆上一枚月饼。对于像我这样,从那个清贫年代走来的游子而言,十六的月亮,不只是天上的月。它是童年里那口奢侈的甜,是军营夜里那封薄薄家书,是史浩马背上那份对归家的执着,更是老山阵前那轮照过我也照过故乡的明月。那一口十六的月饼,是童年,是乡愁,是刻在骨子里,无论如何也改不了的——家的时辰。

三味夜话⑬

硝烟与墨痕

杨洁波

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硝烟弥漫的战场,慷慨赴死的英雄,颠沛流离的百姓,满目疮痍的大地,这些被时光封存的伤痕,通过文学、影视剧等方式,被一次次演绎重塑,成为民族记忆的一部分。9月的三味文学沙龙,我们讨论了多部当代军事题材文学作品,感受血与火的独特魅力。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军事文学迎来了一次意义深远的转向。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如同一记惊雷,冲破了军事文学“无冲突论”的陈规陋矩。这部作品以一名连指导员在战争中的成长蜕变为主线,塑造了勇敢质朴的当代军人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它没有停留在英雄主义的表层歌颂,而是将叙事延伸到战后,通过梁三喜、靳开来等战士及其家属的命运,深刻反思了战争荣誉与现实困境之间的巨大落差。这种反思在当时无疑具有开创性,它标志着中国军事文学开始从单纯的颂歌转向更为复杂多元的叙事探索。

与此同时,莫言的《红高粱》则从民间视角开辟了另一条路径。这部作品讲述了一支匪盗出身的民兵自发抗击日寇的故事,以其离经叛道和蓬勃的生命力震撼文坛。《红高粱》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官方叙事的民间记忆版本,在那片血染的高粱地里,英雄与匪徒的界限变得模糊,人性的复杂面貌得以展现。这种叙事不仅丰富了抗战记忆的维度,更在某种程度上解构了传统的英雄神话,让历史在民间记忆中获得了更为生动的表达。

女作家毕淑敏的《昆仑殇》则将军事文学带向了另一个维度。基于在西藏从军的亲身经历,她描写了在高海拔无人雪原上的一次拉练,战士如何以坚强意志与极端环境斗争。《昆仑殇》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没有停留在英雄叙事,而是对生命价值、理想主义与人性冲突等深刻主题进行了探索。在极端环境下,人性的脆弱与坚韧同时

显现,这种张力使作品超越了单纯的军事题材,成为对生命本质的叩问。

新千年后,军事题材作品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面貌。都梁的长篇小说《亮剑》无疑是一首英雄的赞歌,它不仅塑造了李云龙、赵刚、楚云飞等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更因果敢坚毅的“亮剑”精神,乐观向上的传奇基调,受到读者的广泛喜爱。然而,《亮剑》的深刻之处在于其后半部分——直接从“抗战史诗”转变成“命运悲剧”,发出了对曲折历史振聋发聩的诘问和反思。这种叙事上的断裂与转变,恰恰反映了我们对历史认知的复杂性:既需要英雄神话的精神滋养,也必须直面历史的沉重真相。

军旅作家兰晓龙则通过《士兵突击》和《我的团长我的团》两部作品,展现了军事文学的另一种可能。《士兵突击》以真实动人的成长线和“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年轻人。而《我的团长我的团》则把目光对准了对曲折历史振聋发聩的诘问和反思。这种叙事上的断裂与转变,恰恰反映了我们对历史认知的复杂性:既需要英雄神话的精神滋养,也必须直面历史的沉重真相。

纵观这些军事题材作品,它们热情讴歌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塑造了不同时期军人的光辉形象。但更为珍贵的是,这些作品展现了文学对历史的复杂态度:一个民族,不仅在于它能记住辉煌的胜利,更在于它有勇气直面历史的创伤,战争的荒诞与人性的脆弱。

重读这些军事文学作品,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血与火的洗礼,更是对和平的珍视与对历史的思考。它们提醒我们,历史的真相从来不是单一维度的,而文学的价值恰恰在于它能够容纳这种复杂性,在硝烟散尽之后,以墨痕继续书写那些不应被遗忘的故事。

那年的月亮

裴七曜

这样过了几年。阿芳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当然,想娶阿芳当妻子的男子很多。

阿芳有时候也会半真半假地对保安说:“你再不来提亲,那我只能嫁给别人了。”

可保安的条件确实太差了,他心事重重,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有一次,保安闷头坐在溪边,碰巧遇到了远房叔叔。远房叔叔递给他一根烟,然后问遇到了什么烦心事,保安把自己的事告诉了远房叔叔。远房叔叔沉吟片刻,慢悠悠地说:“阿芳确实是个好姑娘,但‘墙门对墙门、枪靶对枪靶’,这事儿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还有,男子汉不能窝在家里,趁着年轻应该出去闯荡一番,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远房叔叔的话让保安豁然开朗。保安心想:我这样的家境确实不能和阿芳走到一起,即使阿芳喜欢我,她的父母也不可能接纳我这个穷小子,而且以后很有可能会活得很累。

那是个有圆月亮的夜晚,保安约了阿芳出水,他俩靠着墙,在月下聊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保安就坐头班车去异地打工了,整整三年没有回家,也没有和阿芳联系过。

后来有人告诉保安,阿芳嫁到了镇上,那户人家条件不错,开厂的。保安大哥说完自己的故事,望望我,又望望天上的明月。这时我想到,保安大哥的微信头像也是一片皎洁的月光,我明白了那年的月亮还在他的心里,能勾起他太多太多的回忆,这是抹不掉的记忆。

我想:我们平凡又普通,为生活忙碌奔波,但我们的灵魂里都深藏着“一片月光”;在你静默之时,神思往返,依然在时光里一枝灿烂,让人心潮澎湃、深情凝视,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我向保安大哥敬了一下酒,乘着酒兴笑嘻嘻地说:“没想到兄弟你是个有故事的人,但今晚的月亮你会入梦,她柔情似水,一直在偷偷地、悄悄地注视着你,盼你早点下班回家。”



灯火辉煌

韩晓霞 摄

母亲的翻鲞岁月

虞燕

母亲自十六岁加入青年突击队,种豌豆、小麦、棉花,加高海塘,干得最多的,是到水产公司翻鲞。从家里步行到水产公司需一个多小时,每天凌晨四点不到,母亲就得起床,洗漱,吃早饭后,天蒙蒙亮便出发了。

到水产公司,不容有喘气工夫,母亲便投身到忙忙碌碌的晒鲞、翻鲞运动中。先两人一组,搬开叠如小山的竹列子,齐齐整整铺开于地,每张之间留出适当的空位,便于翻鲞。而后,抬出大木桶,刚刚好的鱼鲞一一摆上去,湿漉漉的鲞“滴嗒嗒”往下沥水,地面跟下过雨似的,不过,天上那个火球一露脸,顷刻就烤干了。浓烈的鲜腥气味弥漫起来简直跋扈,整个岛上的人都能闻到,多年以后,母亲还时常梦见自己置身于晒鲞场,继而,被那股冲天的鱼腥味熏醒。

头一遍晒鲞叫发水鲞,这个“发”字传神,像发扑克牌一样,一月一月分配好。水鲞先晒背面,待水沥干,应该也时近中午了,就

得翻面。母亲将两根又长又粗的辫子左右交叉垂到前面,或者直接拗短扎起,这样弯下腰时辫子就不会捣乱了,再头戴大凉帽,脖子搭湿毛巾(可随时擦汗)。组长哨子一吹,母亲迅速走进一眼望不到头的鲞世界,阳光酷烈,照在大片鱼鲞上,反射出银色的光芒,耀得人睁不开眼。这时,母亲的心里眼里只剩下鱼鲞,低头,弯腰,一月月翻过去,翻完一张张竹列子,翻完一张张竹地垫,耳朵里只有脚步声和翻鲞声,时而杂乱,时而齐整。从这一头望去,人像是嗖地滑进去的,很快就滑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小。太阳卖力掠夺鱼鲞的水分,也卖力掠夺翻鲞人的水分,汗液流进眼里,滑进脖子,后颈跟脊背像有滚水泼过,灼热难当,嘴、鼻、喉咙干得冒火,原本凉湿的毛巾成了热烘烘的围巾,母亲顾不得这些,只管向前翻,向前翻……偶尔,眼睛一花,鱼鲞仿佛都游动起来,激起的小碎浪飞溅如雨。

半天下来,大家都如干渴的植物,蔫头耷脑,急需水分滋养。不讲究,舀起冷水就喝,母亲有时

将水倒进饭盒里,搅一下米饭,蹲在地上吃。在水产公司,这算是轻松时刻,边吃边聊,吃完,若有时间,还可以靠着墙打个盹。人多,母亲眯不着,她去洗搭脖子的毛巾,擦脸擦脖子,身上衣裤若发现有脏渍,也一起搓干净了。当然还要顺便洗饭盒,动作得利索,否则哨子一响,下午翻鲞开始,难免手忙脚乱。翻鲞可是争分夺秒的事,哪肯比别人慢半拍。

乌贼鲞除了翻,还要“做乌贼头”。乌贼鲞经大半天的翻晒,身体部分干得较匀称,暂且不用管,唯独头部,需要着重“做”一下——乌贼的两只眼睛充盈了水,得用手撕开,让水流出,乌贼须要一条条分开,整理好,这样晒干了模样才好,模样好更值钱。因为工钱是计件制,总有人贪快,偷了懒,随便捏一下完事,但是被发现了是要罚款的。这动作不难,要做到快而好,唯有多练。母亲刚上手时,一撕眼睛手就抖,轻了,撕不开;重了,怕撕裂了整只乌贼,如此战战兢兢,很难不落在别人后头。但她从未想过糊弄了事,观察人家熟练工的

手法,边琢磨边练,母亲想的是,生手做得慢正常,不能光惦记工钱,但若做得差就让人看不起了,搞不好还会被辞退。从实践中,母亲慢慢总结出了属于自己的一套方法,一撕、一挑、一抹,轻巧而快速,自然而然,她便从一群翻鲞工中脱颖而出。

太阳落山,收工了,连鲞带竹列子叠起,一层一层往上摞,然后,从外围搭好棚,做成馒头顶,棚用绳子绑起,固定。怕晚上下雨,怕猫狗糟蹋,所有的鱼鲞都得收进棚里,水产公司的地界上,到处是高耸的棚,那是鱼鲞堆成的山。等收尾工作做得差不多,母亲方回家,拖着疲惫的身体步行一个多小时,到家时,星星已停在屋角欢迎她。翻鲞的岁月里,母亲便是这般,日日天黑时出门,天黑时进门。

直到水产公司解体,母亲才彻底卸去了翻鲞工的身份。母亲感慨,在她最好的年华里,大把的时间都用来陪鱼鲞、翻鱼鲞了,那时觉得苦和无聊,要不是看在钱的份上,谁愿意干呢?但谁能想到,后来的那么多年里,她会如此怀念那段翻鲞岁月。